

云南省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1}

唐睿 冯学钢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200241）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云南省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通过功效函数计算可知，近年来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落后于经济、人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生态城镇化进程出现了滞后性。就协调度而言，旅游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步调较为一致，与生态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由计量结果可知，长期中云南省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提升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而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短期中三者对旅游业发展均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较为滞后，而人口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间的互动作用最为显著。

【关键词】：云南省，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11（2017）04-0039-09

一、引言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在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当前我国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如土地利用方式粗放、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生态环境压力激增、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了要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等目标，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云南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大省，旅游业对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16 年的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推进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旅游城镇和旅游产业聚集区建设，实现云南从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转变。因此，加强对云南省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研判云南省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十三五期间云南省旅游引导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传统城镇化的困境与破题

我国曾经粗放的城镇化进程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成了巨大压力，需要多方举措来改变当前的困境。陈明星，龚颖华指出我国冒进式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大规模造城（土地利用失控）对生态环境、贫富差距、土地合理利用等方面造成了巨大压力。且我国城镇化进程在省际格局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马太效应。导致这个现象的主

¹ 收稿日期：2017. 03. 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反季旅游市场潜力的区域差异与开发策略研究》（12AJY008）

作者简介：唐睿，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邮箱：1079505255@qq.com，冯学钢，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我国尚处于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业和传统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城，加剧了城镇化的无序扩张。这种无序扩张使得城市恶性膨胀，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二是众多城市的超前发展，兴建大量新区新城，使得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房价的快速上涨、户籍制度的阻碍、城市生活成本的升高，使得众多农民处于“离土不离乡”的状态，导致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水平，这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相去甚远。

然而，这种粗放的城镇化进程是不可持续的。霍利斯·钱纳里认为在多数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经历了由强到弱的过程。国松久弥指出，在实现了工业现代化的国家，第二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减弱，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将不断增强。鉴于此，张晓青，张晓婉提出应发挥传统服务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引领作用。曹宗平认为第三产业通过强化城镇聚集功能和其较高的就业弹性提供了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种种研究均表明，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将逐渐衰弱，第三产业的引领作用将不断凸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将成为我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与探索

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之间的交互作用愈发密不可分，并且旅游业从各个方面对城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Safavi 指出旅游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是高度交互和相互依存的。Makowska-Iskierka 研究显示旅游业发展增加了城市人口，扩大了城市规模。Bäzing 以阿尔卑斯地区为例，发现旅游城镇化对区域的影响尽管过程缓慢，但是范围较广。刘敏，刘爱利等认为旅游城镇化对于就地城镇化、解决农民身份问题、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

然而，旅游业对城镇化到底存在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Frank Sabouri 认为在进入生态文明的今天，城市发展必须思考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发展旅游业是最佳选择。王恩旭，吴荻认为旅游业目前已经形成了消费聚集和产业聚集，带动土地升值、延伸商业房地产及休闲度假房地产等高利润项目，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李如友研究发现近年来旅游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了新型城镇化水平。

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胡振鹏，黄晓杏实证发现为旅游产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唐睿，冯学钢研究发现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对生态城镇化产生了较大压力。由此可推断，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正负向关系，而是一种积极和消极影响并存的互动关系。因此，进一步解构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将会为旅游业引导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云南省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功效和协调度分析

（一）指标构建、说明与处理

姚旭兵，罗光强等指出新型城镇化注重的是以城乡统筹、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础特征的城镇化，是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保护、城乡统筹等在内的全面、系统的城镇化发展体系，需要基于综合指标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测度。因此，探讨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深入研究旅游业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可以表征新型城镇化特点的众多因素的内在联系。本文用综合功效函数计算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综合功效函数可以将各二级指标赋予相应权重统一到某一个子系统中，该子系统综合功效值越大，则表明该子系统发展情况越好。基于此，文章构建如下指标体系：

表 1 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子系统）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旅游业发展（ U_1 ）	旅游外汇收入（百万元）	+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
	从业人员（人）	+
	企业数（户）	+
	固定资产（万元）	+
人口城镇化（ U_2 ）	城镇化水平（%）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经济城镇化（ U_3 ）	地区进出口总额（万元）	+
	二三产业占比（%）	+
	人均GDP（元）	+
生态城镇化（ U_4 ）	生活垃圾清运量（万t）	+
	清扫保洁面积（万 m^2 ）	-
	粪便清运量（万t）	+
社会城镇化（ U_5 ）	城市建成区面积（ km^2 ）	+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m^2 ）	+
	人均公共绿地绿地面积（ m^2 ）	+

注：“+”为正指标，“-”为负指标

文章建立以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可以代表新型城镇化特点的四个子系统，参考前人文献，选取相应的二级指标。在旅游业发展子系统中，分别选取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两项指标反映云南省旅游经济的宏观运行情况，用旅游企业的从业人员、企业数、固定资产等指标反映全省旅游企业的运营情况。旅游企业的相关指标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在人口城镇化子系统中，城镇化表征了云南省的城镇化水平，是云南省非农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了云南省的总体就业状况。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了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各项二级指标综合考量了云南省城镇化进展、就业规模、人民生活状况等因素，可以较好衡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在经济城镇化子系统中，地区进出口总额衡量了一地的对外贸易规模，二三产业占比可以反映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人均GDP反映了一地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各二级指标可以综合反映经济城镇化的发展状况。

在生态城镇化中，生活垃圾清运量、清扫保洁面积、粪便清运量综合反映了云南省生产生活污染情况和环境治理能力，可以较好的体现生态城镇化的内涵。在社会城镇化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绿地面积等指标反映了当地城市建设状况、公共服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因此用这些指标衡量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程度。其他指标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指标选取年份为2000年至2014年共15年。

针对某些二级指标，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旅游外汇收入的原始数据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名义变量，为了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按照年鉴中公布的每年货币汇率年平均价将旅游外汇收入换算为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变量，然后按照每年的CPI指数将其转化为实际变量。对于旅游企业的固定资产这一指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进行评估，该方法的优点是兼顾了固

定投资的存量和增量，信度和效度得到明显提升。计算公式为：

$$K_t = 100[K_{t-1}(1 - \delta_t) + I_t]/u_t \quad (1)$$

(1) 式中， t 为观察期内第 t 年； K_t 是指云南省 t 年的资本投入， K_{t-1} 则为其前一年的资本投入， δ_t 为第 t 年经济折旧率， I_t 是云南省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U_t 为该地区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关于 δ_t ，由于保全资本价值的方法是资本重置或补足，而重置的价格则可依据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故而可比照金融机构法定贷款 1 年期利率作为资本折旧率。参照“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δ_t 和 U_t 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针对其他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进出口总额、人均 GDP 等指标，均参照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数据进行 CPI 缩减，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利用调整后的数值进行计算。

(二) 功效函数计算

本文一共设置了一个旅游业发展子系统和四个新型城镇化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均有特定的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的指标属性存在正负性的差异。当指标值越大，子系统功效越好的时候，该指标为正指标，反之为负指标。各指标功效函数计算方法如下：

$$\begin{aligned} d_{ij} &= (x_{ij} - x_{ijmin}) / (x_{ijmax} - x_{ijmin}) \text{ 正指标} \\ d_{ij} &= (x_{ijmax} - x_{ij}) / (x_{ijmax} - x_{ijmin}) \text{ 负指标} \end{aligned} \quad (2)$$

(2) 式中 d_{ij} 为系统 i 中 j 指标的功效数， x_{ijmax} 为系统 i 中 j 指标的最大值， x_{ijmin} 为其最小值。 d_{ij}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 d_{ij} 值越大，说明二级指标对子系统贡献越大。

不同的 U_i 表示不同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值，每个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是各系统内所有二级指标对该子系统贡献的综合，其计算方法为：

$$U_i = \sum W_{ij} \times d_{ij}, \quad W_{ij} \geq 0, \quad \sum W_{ij} = 1, \quad j = 1, 2, \dots, n \quad (3)$$

W_{ij} 为系统 i 中 j 指标的权重，本文用变异系数法为各二级指标取权重，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值计算结果如下表：

表 2 云南省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值

年份	旅游业发展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2000	0.0386	0.0766	0	0.3515	0.1880
2001	0.0176	0.0582	0.0105	0.3607	0.2897
2002	0.0849	0.0452	0.0286	0.3676	0.0690
2003	0.1111	0.0509	0.0492	0.4672	0.1117
2004	0.1909	0.0676	0.0950	0.3421	0.1247
2005	0.2432	0.2066	0.1418	0.2013	0.1963
2006	0.3459	0.2446	0.2021	0.4254	0.1882
2007	0.3817	0.2967	0.2794	0.4405	0.3146
2008	0.3027	0.3622	0.3117	0.5327	0.4453
2009	0.3825	0.4328	0.3220	0.5343	0.4610
2010	0.3823	0.4901	0.4697	0.6601	0.5653
2011	0.4616	0.5927	0.5622	0.7472	0.6780
2012	0.5650	0.7232	0.7323	0.8673	0.7212
2013	0.8548	0.8419	0.8696	0.7951	0.7898
2014	0.8755	0.9369	0.9995	0.8343	0.9956

由表 2 可知, 2000 年伊始, 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值远低于其他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值, 生态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值则处于高位。在 2005 年, 旅游业发展的综合功效值首次居于各子系统的首位, 说明当年旅游业的相对比较优势逐渐凸显。从 2006 年至 2010 年, 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的综合功效值趋于平稳, 基本处于 0.3 至 0.4 之间, 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与全省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相关举措密不可分。2005 年云南省就启动了旅游“二次创业”和旅游大项目带动战略, 为旅游业发展增添了活力。2009 年全省加大了旅游业发展的资金投放力度, 丽江、保山、红河、普洱、文山等州市和省内一些重点旅游县市也确定逐年加大对旅游产业发展资金的投入比例, 充足的资金为各州县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由年鉴中的原始数据可知, 云南省入境旅游市场从 2008 年开始进入了 10 亿美元时代, 国内旅游收入从 2011 年开始突破了千亿大关, 全省旅游业发展欣欣向荣。总体而言, 近年来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值趋于收敛。截至 2014 年, 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值从大到小排列为: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旅游业发展> 生态城镇化, 由此可见, 尽管近年来全省旅游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 但是仍然落后于经济、人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而生态城镇化进程明显出现了滞后性。

(三) 协调度计算

协调度是在耦合度和综合协调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所得。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C = \left\{ \frac{U_1 \times U_2 \times \cdots \times U_n}{\prod (U_i + U_j)} \right\}^{1/n} \quad (4)$$

C 为耦合度, 取值范围在 0 至 1 之间, 数值越大说明耦合水平越高。本文依次检验旅游业发展分别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度, 故 n 为 2。协调是指系统演变过程内部各要素相互和谐一致的属性, 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的评判旅游业与其他子系统交互耦合

的协调程度。计算公式为：

$$T = \sqrt{\alpha U_1 \times \beta U_2} \tag{5}$$

$$D = \sqrt{C \times T} \tag{6}$$

其中 T 为旅游业发展与其他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D 为协调度。α 和 β 为待定权数，由于旅游业发展与其他子系统同样重要，在这里认为 α 和 β 相等，均为 0.5。D 的取值也在 0 至 1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协调度越高，反之协调度越低。采用中段分值法将协调度可以划分为 4 种类型：0 < D ≤ 0.3 为低度协调的耦合；0.3 < D ≤ 0.5 为中度协调的耦合；0.5 < D ≤ 0.8 为高度协调的耦合；0.8 < D ≤ 1 为极度协调的耦合。按照公式，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协调度如下：

表 3 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协调度

年份	C12	C13	C14	C15
2000	0.0785	0.0000	0.1239	0.1038
2001	0.0512	0.0279	0.0853	0.0805
2002	0.0867	0.0713	0.1811	0.1027
2003	0.0997	0.0982	0.2197	0.1364
2004	0.1340	0.1549	0.2515	0.1731
2005	0.2302	0.1983	0.2279	0.2257
2006	0.2790	0.2584	0.3442	0.2510
2007	0.3118	0.3046	0.3621	0.3190
2008	0.3083	0.2917	0.3532	0.3319
2009	0.3601	0.3221	0.3885	0.3685
2010	0.3766	0.3709	0.4181	0.3962
2011	0.4341	0.4259	0.4710	0.4553
2012	0.5045	0.5068	0.5381	0.5040
2013	0.6251	0.6327	0.6117	0.6101
2014	0.6564	0.6722	0.6285	0.6713

上表中 C12、C13、C14、C15 分别表示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观察可知，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变化较为一致，2000 年至 2006 年，旅游业发展与该三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度未达到 0.3，处于低度协调的耦合状态。2007 年至 2011 年，旅游业发展与该三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处于 0.3 至 0.5 的区间之内，属于中度协调的耦合。2012 年至 2014 年，旅游业发展与该三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度突破了 0.5 的水平，处于高度协调的耦合状态。旅游业发展与生态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在 2006 年率先进入中度协调的耦合阶段，随后其变化和旅游业发展与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变化趋于一致。截至 2014 年，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城镇化最为协调，和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度次之，与生态城镇化间的协调度最低。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步调较为一致，与生态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省生态城镇化滞后发展的问题。

四、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前文已对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是否存在长短期的均衡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单向或者双向的因果关系，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文章拟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探讨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序列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旅游业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序列是否同阶单整。对旅游业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取对数进行检验。观察旅游业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值可知，每个子系统都应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各子系统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表 4 各子系统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序列	t统计量	相伴概率值	结论
$\ln U_1$	-2.2163	0.4405	不平稳
$\Delta \ln U_1$	-3.6704	0.0635	平稳
$\ln U_2$	-1.8661	0.6183	不平稳
$\Delta \ln U_2$	-3.5701	0.0877	平稳
$\ln U_3$	0.0264	0.9914	不平稳
$\Delta \ln U_3$	-3.7012	0.0607	平稳
$\ln U_4$	-2.1408	0.4820	不平稳
$\Delta \ln U_4$	-4.0345	0.0366	平稳
$\ln U_5$	-4.1738	0.0361	平稳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除了社会城镇化 U_5 以外，其余子系统均是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尽管旅游业发展和社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但是并不存在长期必然的联系。故只需要探讨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二）Johansen 协整检验

继续利用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四个新型城镇化子系统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适用于检验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首先需要判定协整关系的个数，本文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判断协整关系的个数，检验结果如下：

表 5 迹统计量检验结果

零假设：协整向量的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0	0.9195	79.8684	47.8561	0.0000
至多1个	0.7585	47.1031	29.7970	0.0002
至多2个	0.7196	28.6309	15.4947	0.0003
至多3个	0.6056	12.0964	3.8414	0.0005

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关于原假设“存在至多 3 个协整向量”，其 P 值小于 0.05，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在 5% 的水平上存在 4 个协整关系。由于本文重点讨论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间的关系，故写出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四个新型城镇化子系统间的长期均衡方程，方程表达式如下：

$$\ln U_1 = 3.5275 \ln U_2 + 5.1379 \ln U_3 - 3.1339 \ln U_4 \quad (7)$$

(0.5402) (0.4259) (0.6394)

观察上式可知，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长期而言，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提升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得益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工业化的开展引起了大量农民进城，使得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进城务工人员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城市及周边的旅游资源，制造了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失业率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居民旅游消费的能力，为地区旅游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滇游客的旅游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且逗留时间不断延长。2015 年以休闲度假为目的游客占全省国内游客比重达 28.78%，同年游客在云南的平均停留时间达 2.43 天，增长了 5.19%。

此外，经济城镇化的进步也有利推动了旅游业发展。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这不但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也体现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产业结构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加强了云南和海外旅游市场的深度对接，吸引大量海外游客到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 年云南省接待入境游客总人次约为 286 万人次，在西南各省区中名列第一位。同时，产业结构的改善为意味着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的升高，这延伸了旅游业发展的产业链条，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在旅游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反哺能力也逐渐增强。经云南省旅发委宣传中心和相关研究机构测算，2015 年云南省旅游产业综合增加值总量即直接增加值和间接增加值之和达到 1858.6 亿元，占整个社会增加值的 13.52%。

不容忽视的是，云南省生态城镇化对现阶段旅游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从侧面印证了云南省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滞后性。云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大部分景区具有很强的生态敏感性（如西双版纳），环保卫生配套设施建设落后和管理缺失势必会对旅游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反之，旅游业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游客出行活动，加上部分游客出行文明素质不高，无疑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如何协调旅游业发展和生态城镇化建设，将是未来云南省需要严肃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知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间的短期关系，下表分别展示了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的误差修正模型的具体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就短期而言，云南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生态城镇化的误差修正项 ECM(-1) 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该系数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其绝对值越大，则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结果显示为了维持旅游业发展和生态城镇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当期将以 0.4883 的速度对前一期的非均衡状态进行调整，使其返回到均衡状态。总体而言，短期内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拥有促进作用，但长期对旅游业发展的负向抑制作用较为突出。这也表明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育是一个防微杜渐、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要长远谋划，逐渐减轻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压力。

表 6 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标准差	值	调整R方	F值相伴概率P值
C InU ₂ ECM (-1)	-0.3175*** 0.6238*** 0.1338	0.0910 0.0565 0.1108	-3.4860 11.0392 1.2074	0.9159	0.0000
C InU ₃ ECM (-1)	-0.2680*** 0.6182*** 0.0873	0.0704 0.0407 0.1770	-3.8063 15.1874 0.4936	0.9501	0.0000
C InU ₄ ECM (-1)	-0.4799** 0.9357*** 0.4483***	0.2061 0.2675 0.1336	-2.3276 3.4974 3.3560	0.6945	0.0010

注：***、**、*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四)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继续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 7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原假设	滞后长度	统计量	统计量概率值	对原假设的判断
InU ₂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1	8.3517	0.0161	拒绝
InU ₁ 不是InU ₂ 的原因	1	11.5876	0.0067	拒绝
InU ₃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1	11.0806	0.0076	拒绝
InU ₁ 不是InU ₃ 的原因	1	1.6476	0.2282	接受
InU ₄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1	2.6406	0.1352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₄ 的原因	1	1.4737	0.2526	接受
InU ₂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2	0.2997	0.7501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₂ 的原因	2	2.8255	0.1260	接受
InU ₃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2	0.7056	0.5258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₃ 的原因	2	0.3734	0.7013	接受
InU ₄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2	0.5562	0.5968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₄ 的原因	2	0.9565	0.4293	接受
InU ₂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3	0.7042	0.5974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₂ 的原因	3	3.5986	0.1240	接受
InU ₃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3	1.6382	0.3151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₃ 的原因	3	9.2821	0.0283	拒绝
InU ₄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3	4.8274	0.0812	拒绝
InU ₁ 不是InU ₄ 的原因	3	2.8112	0.1718	接受
InU ₂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4	2.5676	0.4336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₂ 的原因	4	60.5722	0.0960	拒绝
InU ₃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4	1.7072	0.5133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₃ 的原因	4	22.6229	0.1562	接受
InU ₄ 不是InU ₁ 的原因	4	1.2061	0.5860	接受
InU ₁ 不是InU ₄ 的原因	4	40.2683	0.1176	接受

由上表可知，在 1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二者之间短期内互动作用最为明显。旅游业拥有就业门槛较低、就业容量较大等优势，可以迅速带动城乡居民就业，促使城乡居民增收效果立竿见影。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反过来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经济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综合长期均衡方程的结果可知，云南省宏观经济形式的改善，增强了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促使旅游业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有力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在 3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城镇化的反哺作用开始凸显。旅游项目投资多具有前期投入多、回收周期长、受益见效慢等特点，因此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此外，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也在 3 阶滞后时产生影响，这说明生态环境破坏对旅游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 4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又重新凸显。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良性互动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就综合功效而言，近年来云南省旅游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落后于经济、人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且生态城镇化进程滞后性明显。就协调度而言，2012 年至 2014 年，旅游业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处于高度协调的耦合状态。截至 2014 年，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城镇化最为协调，和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度次之，与生态城镇化间的协调度最低。

就计量结果而言，长期中云南省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提升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而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短期中云南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1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城镇化的反哺作用开始凸显，生态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也在此时出现。4 阶滞后时旅游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又重新凸显。

（二）对策建议

1. 推动旅游供给侧改革，增强旅游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当前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正当其时。旅游业作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对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云南省应对全省旅游产业进行扶持，重点加强旅游业企业自力更生的能力，提高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旅游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为旅游企业搭建宣传与推广的平台，为游客营造安全、方便的游览环境，充分实现旅游企业和游客的供需对接，实现全域范围内旅游要素的自由流动，不断释放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红利。

2. 发挥旅游业“就业蓄水池”功能，帮助城乡居民增收致富

旅游业具有较低的就业门槛，可以在短期内充分吸纳就业，提高从业人员的收入。发展旅游业是解决城乡居民就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云南省应继续加强旅游业发展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依托旅游行业就业容量大、行业关联性强等优势，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城乡居民就业。云南省一些偏远地区贫困人口居多，但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这为旅游扶贫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省应鼓励贫困地区率先发展乡村旅游，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和自主创业，促使旅游业成为全省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3. 强化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创新旅游发展模式

伴随着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更要注重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反哺作用。这首先要求政府应加大对旅游业的财政支持，鼓励旅游企业加大银企合作力度，力争通过资产担保抵押、银行授信等方式取得更多的贷款和融资额度。加大政府对旅游业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配套。同时鼓励旅游行业的各类参与主体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尤其要提倡“互联网+旅游”的新运营模式，促使省内旅游企业的盈利模式由传统的旅行社服务向线上、线下相结合转型升级，为旅游行业增添新的生机。

4. 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实现旅游业与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云南省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需要平衡旅游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全省应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旅游地区进行重点保护，通过门票价格调节、提前预约等方式控制游客规模，加强对游客不文明出游行为的监管，减少旅游活动对该类旅游地区的环境影响。在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对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的工程建设实行严格管控，保证旅游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从而实现云南省旅游业与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明星，龚颖华. 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进展与影响[J]. 地理研究，2016（11）：2015—2024.
- [2] 陈明星，陆大道，刘慧.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J]. 地理学报，2010（12）：1443—1453.
- [3] 钱纳里. 1988. 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 1950—1970[M]. 经济科学出版社.
- [4] 国松久弥. 1971.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M]. 东京：古今书院.
- [5] 张晓青，张晓婉. 第三产业内部层次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基于鲁苏浙闽粤五省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2016（6）：25—30.
- [6] 曹宗平.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作用及发展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2）：29—33.
- [7] Safavi H 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Sector : A Sustainability Approach : The Case of Famagusta/TRNC[D]. Famagusta: Eastern 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2012 : 31—55.
- [8] Makowska-Iskierka M. Spatial and morphological effect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Łódź Metropolitan Area[J]. Tourism, 2013, 23(2) : 33—42.
- [9] Bazing W, Perlik M, Dekleva M. Urbanization and depopulation in the Alp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6, 16(4) : 335—350.
- [10] 刘敏，刘爱利，孙琼等. 国内外旅游城镇化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2015（6）：13—18.
- [11] Moomaw R L, Shatter A M.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bias toward large cities ?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6, 40（1）：13—37.

-
- [12] 王恩旭, 吴荻. 旅游驱动型城市旅游城镇化效率时空差异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10): 29—35.
- [13] 李如友. 中国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J]. 经济管理, 2016 (9): 161—172.
- [14] 胡振鹏, 黄晓杏, 傅春等. 环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定量比较及演化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5 (12): 2012—2020.
- [15] 唐睿, 冯学钢. 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 (1): 106—114.
- [16] 姚旭兵, 罗光强, 吴振顺. 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6): 125—140.
- [17] 李正, 陈才等. 经济驱动结构的时空过程及其耦合特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5): 22—28.
- [18] 马丽, 金凤君等.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 地理学报, 2012 (10): 1299—1307.
- [19] 张晓东, 池天河. 90 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析. 地理研究, 2001, 20 (4): 506—515.
- [20] 2015 年云南旅游业总收入 3281.79 亿元[N]. 新浪旅游. 2016—02—18.